

从尼采的道德视角看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

宜兴市丁蜀实验中学 钱冰洁

尼采将道德分为两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本文意在从“贵族道德”与“奴隶道德”的视角出发，结合尼采的部分教育思想，来分析现代教育中的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从而认识到大众教育是教育体系中所必不可少的，但是也必须重视精英教育。现代教育想要获得成功，必不能忽视两者中的任何一方。

近年来，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与社会的重视，而教育也在人类社会中承担着传授知识与道德，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的重要职责，因此对教育类型的选择也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当今的教育模式显然向大众教育倾斜而忽视精英教育。教育内容选择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倾斜和对道德价值体系的选择。尼采将道德分为两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而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通过对其背后含义的分析可以各自对应“贵族道德”与“奴隶道德”。大众教育、精英教育孰是孰非，孰轻孰重，他们在社会中应该如何分配才能发挥教育的最大功能，从尼采的两类道德分析中可见一斑。

一、奴隶道德与贵族道德

奴隶道德与贵族道德首次出现在尼采所著的《善恶的彼岸》中，随后在尼采的另一本著作《道德的谱系》中得到极大的发挥。

所谓奴隶道德，是一种包含自我否定、谦卑、怜悯、关怀、宽容等原则的价值体系，他属于社会中大众阶层的一种“弱者”的道德。他强调平等和一致，追求一种和谐、民主、自由的社会，他“谦逊而服从”。“奴隶道德的形成首先总是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世界，从生理学上将，他需要外部的刺激才能有所行动，——他的行动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反应。”^[1]

所谓贵族道德，也被称为主人道德和强权道德，是一种自我肯定的道德，是属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的道德。他们拥有强有力的意志力，敢于冒险和创新，“有独立心而勇敢”，崇尚竞争，否定一切“下等的”、“卑贱的”、“坏的”东西，追求权力与荣誉以及自身的卓越与优秀。“他的行动和成长都是自发的，他寻求其对立面，仅仅是为了用更加感激与更加赞颂的方式来对自己加以肯定。”

在尼采的道德体系中，两者的价值方式正好是相反的。他们的所属阶层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上层阶级”，一个是“下层阶级”；他们的价值倾向是对立的，一个是突破和创新，一个是服从与守旧；他们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对立的，一个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一个是导致社会保守和平庸。

二、奴隶道德与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是一种基于国家相对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综合国力的对于大多数人的教育。他注重受教育者的人人平等，受教育者享受相同的教育资源，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力，他的培养对象是普通公民，服务于普通公民的受教育权力，追求教育上的和谐与平等，目的是提高社会的整体智力水平。

大众教育的受众以及他的特点与目的，将他的价值取向直接指向了奴隶道德。普罗大众遵循的奴隶道德，使他们成为谦卑而又足够听话的受教育者，为大众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优良的受众，奴隶道德也就成为了大众教育的道德保障。大众教育也因此呈现出平等、和谐的优点。然而，奴隶道德价值体系也导致了大众教育出现了致命的缺点。信奉奴隶道德的受教育者虽然足够听话、易于支配，但他们也懦弱、安于现状、平庸无奇。因此大众教育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幅缺乏个性与生命力的萎靡状态。进而使该教育所处的社会也变得平庸缺乏创造性，并且毫无发展前景。

三、贵族道德与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顾名思义是对“精英”的教育，它是一种针对少数人的教育，是一种培养受教育者的精英意识与能力的教育方式，他对受众本身的能力、智力等方面有着很高的要求。旨在通过精良的教育来突出受教育者的个性与特点，并使他们能够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实现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创造性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的前进。

虽然尼采的贵族道德是基于“上位者”、“高贵者”而言，他的对象不能与精英教育的受众“精英”简单等同起来，但二者都属于高于大众阶层的层次，他们都显现出独特的创造性，追求荣誉与自身的卓越。因此精英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就指向了贵族道德。

“高贵的人之所以高尚尊贵和值得骄傲，在于他们把一切能发挥个人的内在生命力和本能的东西发挥出来，他们具有创造力和能动性，不人云亦云，不因循守旧，敢于提出新的观点，敢于冒险和建功立业。”精英教育的施行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与此同时，精英教育的弊端也不容小觑。“高贵的精英们”蔑视一切卑贱者和下等民族的领域，而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也承认：“事实上，在这种蔑视中存在着太多疏忽和轻率，并且夹杂着太多的罔顾和急躁。”因此精英教育极有可能将这种“疏忽和轻率”、“罔顾和急躁”带入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来，使社会的发展变得急功近利、得不偿失。精英们过度旺盛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也容易造成竞争的过度 and 泛滥，恶意的竞争也就成为了扰乱社会秩序的一把利剑。

四、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

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在价值取向上对奴隶道德与贵族道德指向，使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竞争可以等价转换为奴隶道德与贵族道德的交锋。

在尼采的道德谱系中，他更倾向于看上去更为优越的贵族道德，他肯定了贵族道德所能给社会带来的一切重要价值以及“贵族”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在1872年在巴塞尔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天才是教育的目标中》他说道：“教育集中于少数人乃是自然的必然规则，是普遍的真理。”“真正的教育也就是一种以心灵的精选为支撑的高贵的教育。”“我们的目标不可能是多数人的教育，而只能是少数特选的、为伟大持久的作品而准备的人的教育。”由此可以看出，尼采是坚持精英教育的。这里的“天使”也就可以理解为精英教育的精英，也就是尼采哲学中的“超人”——“在他身上，自我完全融化，他痛苦的生命不再，或者说几乎不再是个人的感受，而表现为和一切生物取得一种最深刻的同感、共感、通感。在圣人身上出现了生成游戏不曾想到的变化奇迹，也就是那最终的、最高的变成人的目标。”

尼采对“贵族道德”的偏爱也就必然导致他对“奴隶道德”的轻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开始于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产生价值的时候：这种怨恨来自于这样的人物，他们无法用行动作出真正的反应，而只会通过幻想中的复仇获得补偿。”在尼采看来，奴隶道德嫉妒、怨恨贵族道德，把贵族道德当做自己的对立面，是一种虚弱无能者带着压抑的仇恨向其对手进行报复的虚伪表现。

虽然奴隶道德被尼采所轻视，但这没有使尼采完全忽视大众教育。相反，你才并不反对大众教育，并把他视为教育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最后真正教育成了的和一般来说能够教育成的人的舒木木是如此难以置信的稀少，就没有人会愿意接受教育。然而，如果不是众多的人违背其本性，只因受了诱人幻觉的支配而参与受教育，就不可能有这真正教育成了的少数人的存在。……即无数的人表面上似乎是在为了自己受教育，实际上是在为了少数人受教育成为可能而替教育事业工作。”尼采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在肯定大众教育，而是在肯定大众教育对精英教育所带来的有益价值：“大众”是“精英”的基础，大众教育成为了适合精英教育播种和成长的土壤，应该在认知、支持、尊敬的基础上，培植出适宜的“土壤”。这样也就是从侧面肯定了大众教育的一定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尼采的道德视角以及他的部分教育观来看，尼采“偏爱”精英以及精英教育，但他也不完全否定大众及大众教育，并且适当肯定大众教育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也可以意识到，奴隶道德在社会中也有其一定的积极价值，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无论是指向贵族道德的精英教育，还是指向奴隶道德的大众教育，当他们被实现于任何一个社会中时，都各有其利弊。社会既需要精英教育带来的创造性与能动性来促进其发展，同时也需要大众教育所带来的服从性和秩序性。只有在两者在社会中相互调和，才能够发挥出教育的最大功能。